

猛卯傣族少女(江應樑攝於1937年)。受訪者供圖



傣族老嫗理紗線(江應樑攝於1937年)。受訪者供圖



中國著名人類學家、民族史學家、傣學研究泰斗江應樑先生。受訪者供圖

江曉林認為，數千文物、典籍歸根結底是社會財富，理應由社會共享。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



在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一座以中國著名人類學家、民族史學家、傣學研究泰斗江應樑先生命名的「德宏師專江應樑傣族博物館」(下稱博物館)，今年4月在德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揭牌開館。該博物館收藏了數千件傣族文物，展現了從新石器時期到上世紀50年代，傣族社會歷史文化風貌。這些文物是江應樑先生及其子江曉林，花費畢生心血和收入，從傣族地區收集而來。1937年至今，兩代人經過80年的接力研究終成大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德宏報道

# 父子接力八十載 傣學研究成大觀

## 建博館收藏數千件文物 展傣族歷史文化風貌

傣族遍佈中南半島多國及南亞印度阿薩姆等地區，人數超6,800萬，中國傣族人數有120多萬人。千百年來，傣族由於聚居地邊遠且高山大川阻隔，再加上語言障礙，因而長期處於相對封閉，甚至與世隔絕的狀態。

翻山渡江遇劫 終成史學巨著

1937年夏，尚在中山大學研究院攻讀人類學碩士的江應樑，不顧親朋好友的擔憂，開始了對今德宏一帶傣族聚居區的考察。為此，他騎馬、步行翻越高黎貢山、渡過瀾滄江和怒江，並不時會遭遇土匪搶劫，但江應樑仍義無反顧，「很想在這神秘的區域中發現一些神秘的原理，縱不能即時以科學理論解決，也可以給科學界帶來一些研究的材料。」這是一次在傣學研究中具開拓意義的考察。大半年間，江應樑收集了許多民族服飾和民俗、宗教用品，並在昆明、廣州和香港舉辦了展覽，從此開始了他為之付出畢生心血的傣學研究。江應樑一生出版傣學專著7部，論文100餘篇，出版巨著《傣族史》，被譽為傣學研究泰斗。

尋訪村夫野老 收集故事傳說

今年已是72歲高齡的江曉林是江應樑的獨子，他至今仍清楚地記得，小學時趴在桌子上做作業，腿短踩不到地，書桌下父親收藏的一面傣族銅鼓是他的腳踏，而身旁的牆上則懸掛着一把比他還高的傣族大刀。父親與親友們講述在傣族地區考察的故事，他總是聽得津津有味。父親搜集的傣族各種文物，是他最喜歡的「玩具」，而父親珍藏的那本《世界人種風俗大觀》則是他最愛的課外讀物。1977年，在雲南民族大學任教的江曉林開始接過父親的傣學研究接力棒時，已過而立之年。

起步晚沒關係，關鍵是用心。江曉林每次外出，必帶照相機和打拓片的整套工具。秉承父親重視田野調查和文物收集的理念，江曉林在德宏、西雙版納及緬甸、老撾等傣泰民族聚居區走村串寨，尋訪村夫野老、土司後裔，聽他們講述傳說、故事，收集史籍、經書、拓片、圖錄、工藝品、服裝、首飾、兵器、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40年間，江曉林不但收藏頗豐，還在傣族妻子、傣文專家蔡小見的協助下，對父親留下的著作、手稿、照片、圖錄、文物和典籍以及重新搜集到的傣族史料、文物，進行了認真研究、整理、編輯，完成並出版了《滇西擺夷之現實生活》箋注》等多部專著和《傣族銅器考》等多篇論文。

### 博館允許拍照「理應社會共享」

傣族博物館籌建時，曾有人提出借鑒其他博物館、展覽館的管理方式，禁止參觀者拍照、攝像，卻被江曉林一口否決。他的理由是，僅僅陳列、展示並不是這些文物的最好歸宿，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透過傳播讓社會大眾，尤其是傣族民眾深入了解民族歷史，引起共鳴，增強民族自信心。江曉林認為，「民族的號召力、影響力，除了政治、經濟實力外，還在於文化軟實力」，數千件文物、典籍歸根結底是社會財富，理應由社會共享。

博物館從籌備到開館，讓已年過古稀的江曉林雖十分勞累，但仍感到興奮和欣慰，「總算初步完成了父親和自己的心願。」目前，博物館由「傣族銅器展」、「清代傣族圖籍展」和「江應樑傣學研究展」三個專題展覽組成，「傣族宗教文化展」正在籌備。

博物館一開館，觀者如雲，好評如潮。來自緬甸、泰國、印度的學者頗為驚歎，在館停留時間遠遠超出預期。然而，江曉林仍心存遺憾：由於經費短缺，展館面積僅600餘平方米，且展出的實物僅佔父子藏品的一小部分。「傣族文化中，相當部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傣族傳統稻作文化、慢輪製陶、傣錦紡織等都是傣族文化的精髓。」江曉林希望，以後可以建成一座單體博物館，包括室內文物展廳和室外活態展區，「建成真正意義上的立體展示傣族歷史文化的公益性博物館。」



傣族銅製鴨形砵碼一組。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

### 自住逼仄宿舍「買房價」購古籍

江曉林大半生的收入基本用來做兩件事：一是收集傣族文物，二是傣族史料研究。從事傣族文物收集和傣學研究，常常面臨難以想像的艱辛。江曉林將其歸納為「受苦受窮還受氣」。20年前，江曉林在雲南昆明某古玩店看到兩冊清代雲南民族典籍，店家開價60萬元人民幣。辨偽是證實這部典籍價值的關鍵，而店主又不許拍照，不許抄錄。在長達10個月時間裡，江曉林往古玩店跑了數百趟，反覆翻閱，回去後又查對有關資料。時間一久，難免遭來店家白眼。最後，店家甚至不許他再翻閱此書。

證實了典籍的珍貴後，江曉林沒錢購買又不甘放棄，請親戚以房產抵押貸款，再由親戚手中借款將其買下。目前，博物館「清代傣族圖籍展」中的相當一部分，就由這兩冊典籍而來。「當時沒少被親友奚落，說我花一套房子的錢，買了兩本破書，自己住的卻是逼仄陰濕的宿舍。」江曉林說。每當到村寨做田野調查、收集文物時，江曉林喜歡去到一些民眾的雜物間、堆放破爛的犄角旮旯尋覓寶貝。他說，自己很多傣族文物藏品就是這樣發現的。

### 古傣文難翻譯 幸獲妻子助力



蔡小見視民間典籍為珍寶。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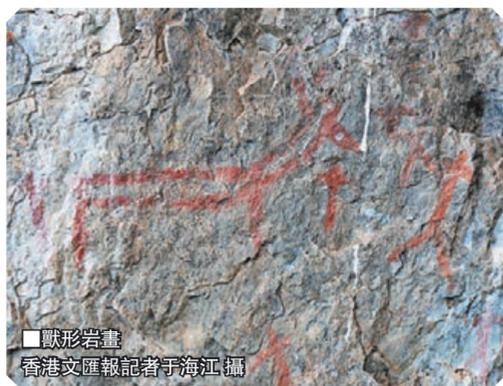
在江曉林的傣學研究中，其傣族妻子蔡小見功不可沒。江曉林收集來的傣族文獻、拓片，有相當一部分以古傣文記載，需翻譯後才能深入研究。蔡小見的古傣文造詣令江曉林嘖嘖稱讚：「在傣學研究者中，懂古傣文的並不多，能看懂傣族古籍的屈指可數，而能將古傣文譯為漢語的，更是鳳毛麟角。」

生長於傣族聚居地區，蔡小見深知傣族的許多歷史文化、傳說故事深藏於傣文古籍中；讀懂

古籍須懂古傣語，而古傣語又深藏於寺廟的經文和民間的典籍中。浩如煙海的傳說、故事、歌謠、典籍和經文，在一代代輾轉傳抄的同時，也在僧侶、老人中傳誦。

「與古漢語能讀出字面卻不一定能知曉意思不同的是，古傣文只要能讀就能知曉意思。」當時在雲南民族大學任教的蔡小見回到家鄉，深入寺廟、遍訪民間，拜僧侶和老人為師，逐字逐句學習，掌握了古傣語的詞彙、語法，成為少有的古傣語女專家。

# 神州行走 大興安嶺萬年岩畫 洞察遠古人類生活



獸形岩畫。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

大興安嶺地處中國最北端，萬木崢嶸、古木參天，是中國古代多個少數民族的發祥地和繁衍生息地，遺留著豐富的文化遺產。其中彩繪岩畫這部「無字史書」，記錄著遠古人類生存的印記。自2011年以來，大興安嶺地區先後發現38處岩畫遺址，3,000餘幅岩畫。經中國岩畫專家組現場考察確認，大興安嶺岩畫為距今10,000年左右的舊石器晚期繪製，為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岩畫。

每年五月，大興安嶺松嶺區境內的飛龍山杜鵑花盛開，吸引了不少攝影愛好者前去拍攝，正是他們在去年4月發現了目前大興安嶺地區最大的古

源石林岩畫群。記者從松嶺區驅車30公里，來到藏身於杜鵑花海中古源石林岩畫群。經歷了數千年的歷史變遷，雖有些已經模糊不清，但依舊可以感受到遠古的氣息。

### 選擇聖地 繪製岩畫

與陰山岩畫、賀蘭山岩畫不同，大興安嶺岩畫迄今為止尚未發現磨刻岩畫，且以紅色彩繪為主，多處於人跡罕至的石林、石崖的峭壁上。同時，在這些岩畫的周圍又有較平坦的空地，這似乎傳遞出一個信息，先民在選擇岩畫繪製的地點時，不是隨意而

為，而是刻意選擇「聖」地，即族群祭祀朝拜之所。

據悉，目前中國各地新石器時期以來繪畫、岩刻、玉雕、陶器等的人物圖案，人物面部普遍具備眼耳鼻等輪廓，惟有大興安嶺彩繪岩畫中為早期人類用手指直接塗抹成條狀人形輪廓，沒有口鼻眉眼等細部特徵。

負責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大興安嶺與環太平洋岩畫帶研究》的莊鴻雁認為，大興安嶺岩畫的發現，將中國北方岩畫帶連接起來，為研究東北早期族群、民族的形成立及文化的變遷提供了新的鮮活的材料。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大興安嶺報道



飛龍山岩畫石林景觀。松嶺區委宣傳部供圖